

《夢 ~ 縈繞 ~ 》

By 御風

無盡的痛

這裡是哪裡？

此刻的我正處於無窮盡的黑闇之中，就像漂浮在虛無宇宙裡一般，我不知道往何處前進，又該前往哪裡。

忽然一道白光灑落而下，似乎指引著我的方向，我走上前去，迎上了它去感受它的柔和、溫暖。

但當我與它四目相交之際，我好像得到我所要的答案，卻也加深了我的疑惑。倏地白光轉強，愈發強烈，我想將目光收回卻已太遲，刺眼的強光使我天旋地轉，方向感蕩然無存，刺痛的聲音在腦中迴盪著，奪去了我的意識，在失去意識前一刻，我只記得風聲在我耳邊呼嘯而過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我似乎嗅到陣陣幽幽的花香和著泥土的氣息，我壓抑著頭痛欲裂的痛楚，緩緩地睜開了眼，映入眼簾的是一片湛藍，看起來我正躺在土坡上，用力吸了一口氣，清新的空氣與芬芳的香氣順勢穿過鼻腔流入了體內，也將無力感擠壓而出，經過了幾個循環，我撐起雙手坐了起來，望了望兩旁，原來是在一個山崖之上。

真是寧靜，我這麼想到，但我旋即後悔了，我順著一陣兵器交擊的聲音望去，一座煙霧迷漫、形同廢墟的城市在眼前展開，戰火無情地籠罩它的上空，我似乎聽見它所發出的悲鳴。

「抓緊我的手！」

附近傳來這樣的聲音，我站了起來朝聲源之處走去，來到了一個懸崖邊，一個男孩俯臥在地上，身旁散落著兩把劍，而那男孩肩頭上衣服爆開，一道刀痕就藏於其中，正在汨汨地流著鮮血，但他似乎不以為意，只是緊緊地握著一個東西——一雙潔白如玉的手。

這時我又踏上去兩步，這使我完全看清崖邊的地形，在這下方的基石已經鬆脫，這塊山崖崩落只是時間上的問題，而在這下方就是深不見底的溪谷。

我將視線收回，瞥見了那雙白玉般雙手的主人，一個有著明亮眼瞳、楚楚動人的女孩，粉紅色的秀髮披肩，頭頂上繫著一條綠絲帶，正懸掛在山壁的外側，支撐著她孱弱身軀的就僅僅是，與她右手五指緊扣的男孩左手而已，但看起來似乎也達到極限了。

【女孩】對不起，我好像已經不行了。

【男孩】別胡說，有我在一定沒問題的，我一定會把你拉上來的，你只要抓緊我的手就好。

【女孩】對不起，這一次我又成了你的累贅了，但至少在這最後不要再牽累你，所以放手吧！

【男孩】不要再說對不起了，爲什麼一直以來你總是這樣，爲了我付出了這麼多，我卻都還沒有給你任何回報，該說對不起的人是我才對。

【男孩】我欠你的人情已經夠多，所以無論如何我是不會放手的。

【女孩】嘻……要不下輩子再還，只是要多加點利息就是，我會等你的。

【男孩】不要，我絕不允許。

【男孩】其實你不是我的累贅，更不是我的負擔，你是……你是……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是我的支柱啊！

【女孩】……………我很高興……沒想到今天的你這麼老實，這樣我就心滿意足了。

【女孩】你可以答應我一件事嗎？

【男孩】只要你不放手我什麼都答應你。

【女孩】嗯……其實我從小就希望有家人可以作伴，雖然到現在一直沒能實現，或許將來也沒有機會實現了……

【男孩】別亂說，我說過會幫你找到他們的，至少我也算是你的家人啊！

【女孩】也許已經沒有以後了……沒錯，我至少還有你和大家的關心，我已經很滿足了。

【女孩】但戰火四起的今日，多少家庭從原先的幸福美滿，化作如今的孤單絕望。

【女孩】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去阻止更多這樣的悲劇，可以答應我嗎？

【男孩】好，我答應妳。

【女孩】嗯，就這麼說定了，這就當作在教堂那場賭約的懲罰好了，不許耍賴喔！

那女孩似乎是竭盡全身的氣力一口氣把話說完，現在已經是嬌喘連連。

忽然一陣大風揚起，將女孩長長的秀髮撩起，也鬆開了頭上的髮帶，使她的身子更加地搖搖欲墜。

【男孩】妳沒事吧？

【女孩】呃～～嗯……其實我有件東西想送你。

【男孩】什麼？

【女孩】這個……

女孩把身上最後僅存的力氣凝聚在左手，然後用力將脖子上的墜飾扯下，一個十字型的墜飾就這樣握在手上，接著使勁向上一扔，「鏘」的一聲，墜飾正巧不偏不倚地落在男孩伏著的臉旁。

【男孩】這個不是……

【女孩】是的，是護身符，我已經向它祈求能帶給你好運。

【女孩】我很抱歉不能再陪在你的身邊，但至少它可以代替我來守護你……

說到此處，女孩的眼淚已是斷了線的珍珠，一顆顆晶瑩剔透淚珠落了下來，卻在岩石上砸了個粉碎。

【女孩】答應我不管發生什麼事，你一定要活下去……只要活下去一定會有什麼好事發生……就算是爲了我……

還等不及男孩的回答，本該是彼此緊緊纏繞的命運雙螺旋已悄然鬆開，雙方的羈絆正在一分一毫地消逝中。

女孩的指間正在滑落，一根、兩根、三根……，男孩卻完全無法去阻止這般事態，而女孩的最後一根指頭也終於脫離了溫暖的掌握之中。

對於這樣一般的傻瓜情侶，我本是不以為然，但我的身體卻不由自主地動了起來，看來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——我也是個傻瓜。

就在女孩開始下落的前一刻，我左腳爆踏而出，而右手在空中劃過一道曲線，越過了崖邊抓住了女孩的手腕。

本該是如此的結局，卻完全變了調，就在我觸及她的瞬間，她的手腕穿過了我的指間，不，還是我的手指穿過了她的手腕，我已無從分辨，但依舊不變的是，那女孩正在往下落，而我卻已無能為力，女孩似乎望著我迷惘的眼神，好像對著我說：「沒關係，不要緊的……」，還有一句令我難以置信的話，接著她的身軀已為崖下的霧靄所吞沒。

一切都消失了，只剩下那條綠絲帶在空中飄蕩著，最後擱淺在男孩的手上。

男孩緩緩地站起身來，此刻他英俊的臉旁，嵌著些許不協調的淚珠，他握緊了十字墜飾和髮帶，對著它們說到：「我一定會完成和妳的約定，然後與妳重逢的。」

他一把揮開臉上的淚珠，收斂起目光，凝視著我，我想對他說些什麼，但卻什麼聲音都發不出來，漸漸地他的目光轉趨強烈，甚而發出攝人的白光，而我又再一次迷失在那樣的白光之中，儘管意識朦朧，但我卻能很清楚的感受到他的悲痛。

為什麼你沒辦法保護她？

為什麼活下來的人是你？

這樣的疑問化作蟲蠱，真切地啃食著我的內心、拆裂著我的意志，我還能支持多久？

一陣金鐵交鳴聲後，伴隨著一聲轟然巨響，我的意識也沒入黑暗。

沒關係，不要緊的……………因為我喜歡你……………

是誰？是誰在呼喚我？

我睜開雙眼搜尋著，一個發光的聲源就在我面前，在這個無窮無盡的冰冷夜海中，這麼一點的光與熱都是極其奢華的饗宴，我用雙手將它捧在掌心，試著感受它的溫暖。

我問道：「你是惡魔？還是天使？爲什麼會在這裡？」

它沒有回答，只是靜靜地釋放光與熱。我不知爲何對它就是有種親切感，我輕輕地把它摟在懷中，說到：「是惡魔也無所謂，因爲我也是個罪人，但至少讓我們一起沉淪吧！」，在模糊的意識中，我似乎聽見它發出「嗯」的一聲。

它的光芒已爲我所獨占，周遭重新歸於靜默，而黑暗又再次執掌世界。

相似的兩人

我又再次的醒轉過來，這裡又是哪裡？

右手伸手一觸，是軟綿綿的質感又兼附彈性，這樣的感覺是——床。

而我放在胸口的左手好像握著什麼東西，攤手一看，是條十字墜飾，而且就掛在我的脖子上。

讓我整理一下思緒，床加上十字墜飾的組合，同時擁有這兩項特徵的地點，就只有一個地方——我家——男爵宅。

我吐了一口大氣，坐起身來，赫然發現背後濕了一大片。我理了理瀏海，然後一把揮落額頭上的汗珠。

這時窗外皎潔的月光像是要暗示什麼一般，束成一線映在我胸口的墜飾上，並且隨著胸口起伏閃閃發耀。

【希洛】對不起，我又殺了妳一次，是吧……這已經是第五次，不，是第六次了吧！

【希洛】那個日子又要到了吧！我不會忘記、也絕不允許自己忘記的，妳放心好了！

我走下了床鋪到了茶几前，倒了一杯開水一飲而盡，一股清涼感從喉嚨中化開，然後直達全身，也使臉上的睡意消散不少。

隨手披上一件外衣後，我走出了房門，本來想到露天的天臺上涼快一下，結果隔壁房間傳來那傻瓜的囁語，我心想該不會那傻瓜又把棉被踢到床下，自己一個人抓著床單縮在角落發抖，之前就發生過好幾起案例，如果還因此感冒的話，我就

真的吃不完兜著走了。

我輕輕地走到隔壁的房門前，門牌上畫著一隻吃著黃金蘿蔔的兔子，後面寫上了「奇莉婭」三個字，我心想怎麼有股來到小朋友房間的感覺，不過就是這份天真、真誠，也更能展現她的可愛，而我是否為這樣的魅力所深深吸引，老實說，我也不太清楚，或許是吧！

推開房門，果真如我所料，羽絨的被子不知何時被掃到床下，而奇莉婭有如一隻受凍的小貓，獨自一人蜷縮在床邊的角落發著抖。

我拾起了被子，拍了拍灰塵，將它重新蓋在奇莉婭的身上，正打算轉身走出去時，奇莉婭突然翻了個身，一把抓住了我的手。

【奇莉婭】希洛，請你不要離開我……………

我再一次轉過身來，發現我的右手被奇莉婭雙手緊緊地抓著，而她的表情痛苦糾結，兩眉深鎖著，額頭和鬢角也滲出了汗滴。

我趕緊將左手探上奇莉婭的額頭，還好並沒有發燒的跡象，我猜想可能正做著什麼惡夢吧！

因為奇莉婭正牢牢的抓著我的手，我也無法移動，索興就在床邊坐下，就這麼望著奇莉婭。仔細一想，雖然我們在一起生活就快要五年了，但從這麼近的距離觀察奇莉婭，或許還是第一次。

這五年來並不是沒有這樣的機會，而且應該機會還為數不少，但一次次地被我錯失、放過、逃走、避開，怎麼說都對，也可以說都不對，那是因為我們之間存在著制約，這並不是我和奇莉婭之間做過什麼樣的約定，而是我第一眼見到奇莉婭時，所做的本能反應，唯有這樣我才能維持那個人的生命，唯有這樣我也才有資格站在奇莉婭的身旁守護她。

一道維持現狀的結界，我不想、不敢、也不願意去碰觸它，我害怕，害怕它會崩解，害怕對她的思念會就此煙消雲散，這樣才是真正地殺害了她。

因此，一直以來，我總是逃避著這個問題，但這樣單方面的制約對奇莉婭公平嗎？應該是不公平吧！因為抓著我的手的奇莉婭，雙手正在顫抖著，似乎就在對著我進行無聲的控訴。

突然間，我的右手被奇莉婭更加用力地緊握著，而顫抖也更加劇烈。

【奇莉婭】不要丟下我，希洛，我拜託你……………

說著說著眼角還沁出了淚水，看來真的是做了個很真實的惡夢，我也只能輕輕地撫摸她的秀髮，拍拍她的額頭，在她的耳朵旁悄聲說到：

【希洛】不要怕，奇莉婭，我一直在妳身旁……永遠不會離開……………

說出這些話後，我有些躊躇了，我懷疑我真的可以說這樣的話嗎？但奇莉婭的髮絲卻在魅惑我的判斷。

這樣的觸感，如此的色澤，甚至是香味都和那個人分毫不差，我已不只一個瞬間把妳們兩人錯當成一個人，我好似聽見內心有個聲音在警告我，不該再去深入探究了。

但我在奇莉婭耳邊的細語，對她似乎格外的受用。一直緊蹙的雙眉，此刻已漸漸地舒展；緊抿的雙唇也鬆弛開來，小小的唇上印著淺淺的齒痕；而順勢微揚的嘴角，在奇莉婭粉嫩的臉上，激起了小小的漩渦；緊握著我的雙手，如今也滿足地垂下。

看到這樣的我也鬆了一口氣，輕輕地把奇莉婭的雙手放進被子中蓋好，然後望了望她那香甜的睡臉，我伸出手來，輕輕地在奇莉婭的鼻尖上一捏。

【希洛】晚安，祝你有個好夢。

我站起身來，轉身離開床舖，推開房門準備離開。

就當我左腳踏出房門時，「咚」的一聲，一隻脖子上繫著綠色絲帶的熊熊玩偶傾倒在我的右腳邊，就像是抱住了我的腳。

是「波奇」啊！奇莉婭平常都是這麼叫它的，儘管我和它的相識早在我和奇莉婭的相遇之前，而且也知道它本來的名字並不是這樣的，但我已經記不得是什麼了，因為姑且就跟著奇莉婭這樣叫。

【希洛】看來妳有話想對我說，是吧！

【希洛】好，我們到外面去談。

我一把抱起了波奇，走出門外，然後輕輕地把門掩上。

【奇莉婭】呼……噓……希洛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最喜歡你了……呼……噓……

Dream ~ Spiral ~

來到了客廳，我把波奇放在沙發前的桌子上。

【希洛】妳先坐著，我去拿點喝的東西過來。

我走到櫥櫃前，打開了櫥窗，選了一瓶年代久遠的上等紅酒，外加兩只典雅精緻的高腳杯。回到了桌前，我將一只放了下來，另一只推到波奇的面前，然後公平地在兩只酒杯中斟入五分滿的紅酒，舉起高腳杯在波奇的杯子上一碰。

【希洛】喝吧！有什麼話等品嚐過這瓶美酒後再說。

我將高腳杯緩緩地傾斜，就讓這美酒自然滑落口中，沁人心脾的香醇就在喉間化開，穿過了鼻腔，隨著我的呼吸幻化而出。

【希洛】這麼上等芳醇的美酒，妳不喝嗎？

我又啜了一口，然後端詳著這搖曳不定的紫紅色杯中物。

【希洛】我想起來了，妳想說小孩子不可以喝酒，是吧！

【希洛】是啊！想當初我們都還只是拿酒杯裝果汁喝的年紀，如今卻已……

【希洛】我說你啊！現在也算是個成年人吧！怎麼還那麼小孩子氣，這樣的固執，如果妳要果汁的話，我沒有，要是妳再不喝的話，我可是會搶來喝的，就像小時後一樣……

我手中的杯子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空了。

【希洛】好了，不鬧妳了，說吧！什麼事？

【希洛】什麼沒事，妳不說，就換我問妳了，妳剛才在生什麼氣？

【希洛】嗯，沒有！怎麼可能沒有，少來了，妳以為我不知道妳小腦袋瓜裡在想什麼嗎，我說妳剛剛該不會吃醋了？

此時四周一遍寂靜，本來為這客廳提供唯一光源的月，也含羞地躲進雲層的身後。

【希洛】看來是被我猜對了，唉，這要我怎麼解釋呢……………

【希洛】奇莉婭是我在大地女神面前發誓，要用盡心力去守護的女孩，如今她還只是個未能獨立自主的孩子，妳叫我如何能放下她不管呢？

【希洛】而且妳知不知道，妳們之間到底有多麼的相似，氣質、外表、舉止、個性……舉凡我所能想的地方，她簡直是妳的翻版，就像是另一個妳。

【希洛】我曾經不只一次這樣的說服著我自己，這一切不過都是一場夢，只要夢醒了，妳依然會在我身邊，在我身邊輕柔地耳語；但現實卻是如此地無情，是這樣地令我痛徹心扉。

【希洛】我無法放著她不管，因為我已經失去了妳，我絕不允許同樣的事情再一次地發生。

【希洛】我知道現在對妳做任何的彌補都已太遲，但至少現在請妳靜靜地聽我傾訴……………以妳心聲之名……………

月又再次透出雲層，重新射入客廳中，就像是指引著我的腳步，一點一滴地向前推進，並在窗邊的鋼琴前佇足，形成了一條光影的大道，我沿著這條大道來到鋼琴面前，這是一架相當老舊的琴了，但我知道它的音色依然動聽。上頭卻沒有一絲灰塵，琴蓋也不曾關上，檯面上擺著一本樂譜，是奇莉婭的，一直以來她都會在此練琴，因此這裡對我而言是無可取代的，不管已經是消逝的昨日，或是即將到來的明日。

妳昨日於琴譜所留下的墨跡，今日卻由她的指間化為靈動的音符，交會翱翔在我的心中，我過去與現在的記憶由妳們鑄造，如今妳們的期望與未來，也應該由我來回映與開創。

【希洛】我知道或許沒辦法彈的像妳一樣優美，但我會盡力去傳達我的感動。

我在鋼琴前坐下，在琴鍵上試了幾個音，然而我並不打算翻開檯架上的琴譜，因為它對我來說實在太熟悉了，就像呼吸一般自然，我們彈下了第一個音符，奏起

了屬於我們的歌。

妳是否還記得，那個秋高氣爽、一碧如洗的午後，妳第一次哼了這曲子給我聽，而我正躺在草地上悠悠地望著藍天，然後妳問我說好不好聽、有什麼感想？我想也不想就答到：「誰作的曲子啊！也不怎麼樣嘛！」，之後妳就噘起了嘴，轉過頭去不理我了。

其實當時我不過想氣氣妳才故意這麼說的，如果說我感受到什麼的話，那一定就是夢想——一個屬於我們兩人的夢想。我覺得我就像翱翔於那片湛藍天際的鷹，而妳就是載著我高飛的風兒，只要與妳同在，天涯海角我都到了；可是如今風卻不再吹起，鷹也不再振翅了，因為那已經沒有意義了，牠已經到不了天涯海角了。

我後悔了，我真的後悔了，後悔為什麼沒有珍惜與妳共處的時光？為什麼視為理所當然？為什麼一次次地讓妳流淚？

我的眼前開始迷濛，手指也不聽使喚，琴音已泣不成聲，而我的淚已然流下。

我舉起了手想擦拭眼淚，但這只是無謂的掙扎，因為怎麼擦也擦不乾。

【希洛】可惡，竟然讓妳看到我流淚的樣子……………我一定要妳付出代價……………

於是我毫不客氣地將放在波奇面前的杯子搶了過來，用力地往嘴上一湊，一口氣將杯裡的紅酒一飲而盡，我已經管不著酒的風味是如何了，現在我需要的就僅僅是酒精而已，只需要它來麻痺我的神經與思緒。

我推開了落地窗，來到了露臺上，因為客廳中沉悶的氣氛，只會讓我本已潰了堤的淚水，繼續流淌著罷了。

踏著蹣跚步伐的我，本想佇立在欄杆旁，讓夜風吹散我的愁思，但一個踉蹌下，我跌坐在地上，此刻的身心俱疲，已使我沒有再站起來的力量，只能順勢將頭和背倚著欄杆。

無力的我用盡全身的最後一絲力氣將頭抬起，仰望著滿佈繁星的夜空。妳在哪裡，是否正和我望著同樣的一片天呢？我總覺得閃爍的星辰有如妳的眼瞳，那麼此刻劃過天際的流星會否是妳的眼淚？我可以對著它許願嗎？許一個再次相逢的願望嗎？

徐徐的微風又再次造訪，吹過我的身旁，拂在我的臉上，並在頸邊搔弄著，像是妳吹氣如蘭的氣息，也像是妳輕柔飄逸的髮絲，這是妳的回答嗎？我閉起了雙眼，靜靜地去感受妳所給的答覆，我嗅到一股屬於妳的香氣，又再一次地包圍在我的身邊。

這陣風吹過了落地窗，越過了客廳，翻弄著靜置在鋼琴上的樂譜，最後挑起了窗簾，從窗戶逸散了出去。

如今被風兒搗蛋後的琴譜，被隨意地翻開了一頁，一條綠色的絲帶滑落了下來，而該頁琴譜上寫著這樣的標題：

Dream ~ Spiral ~ by Chey

(Dream ~ Spiral ~ by Chey)
(夢 ~ 縈繞 ~ by 綺)

在不遠處，波奇面前的高腳杯上，一滴紫紅色的眼淚沿著杯壁滑下，畫出了一道淡紅色的淚痕，最後落入潔淨的桌面，也落入了我的心坎中。

(.....to be
continued)